

海南闽语的 语音研究

刘新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

刘新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刘新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5004-5561-5

I. 海… II. 刘… III. 闽语—语音—研究—海南省
IV. H1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401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刘勇勤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华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3

字 数 43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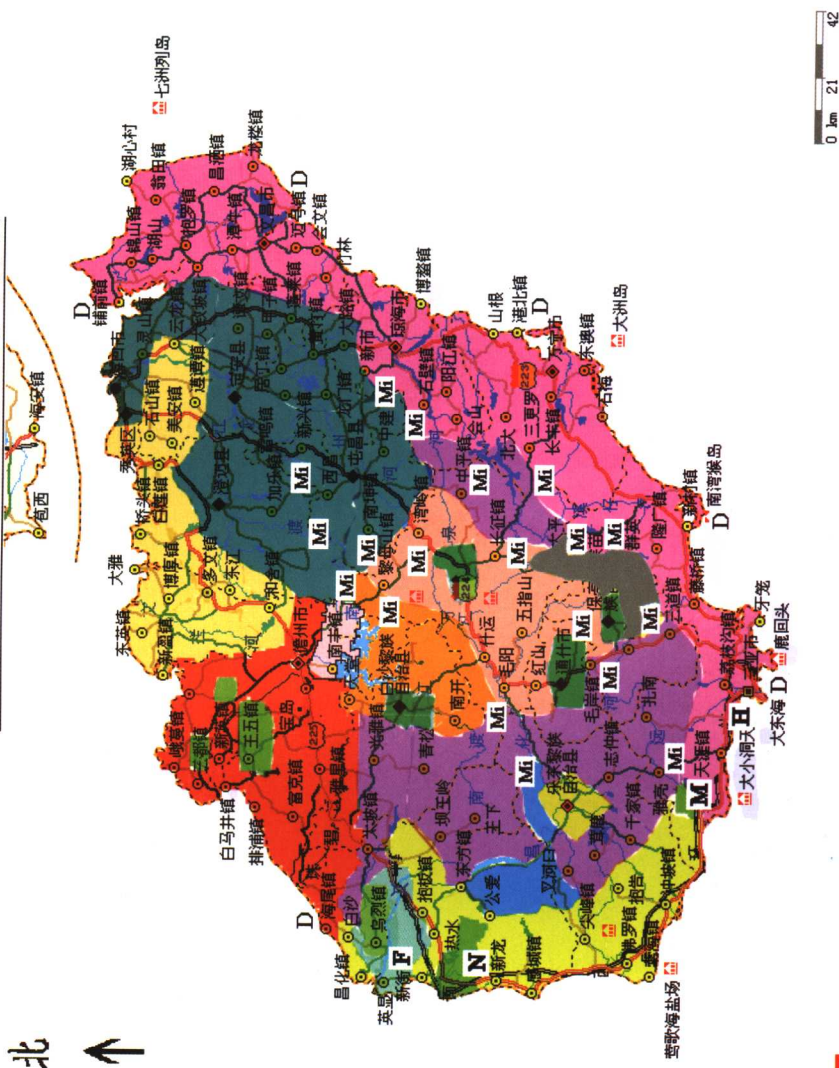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刘新中，男，1965年8月生于新疆，文学博士，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目前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5—1998年，作为主要研究人员承担并完成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海南多方言地区高师普通话教学改革与研究》，1999—2001年，主持并完成海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琼南地区汉语方言研究》的研究项目。2002—2006年，参与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研究课题，本人负责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调查研究工作。2004—2007年，承担暨南大学《粤西、海南闽语的动态研究》项目。发表论文、译文30多篇。

21世纪初 海南岛的方言与方言



海南岛的方言分布图

序言一：海南语言资源的开发大有可为

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语言丰富的泱泱大国。这“语言丰富”一项，人们往往不大在意，容易被忽略掉。其实语言的丰富多彩，同样是构成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国家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我们有数千载优秀的华夏文化。这些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而语言，丰富多彩的语言，正是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语言及其书面化的文字记录下来，承传下来，优秀文化才得以绵延不断地代代相传，积累成为维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自然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些各呈异彩的地域文化，像一串串耀眼的珍珠镶嵌在神州大地上，使华夏文化更加璀璨夺目，光芒四射。而长期以来承载着各种地域文化的语言，正是各式各样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地域性语言，就汉语来说，也就是各种通行于不同地区的地方方言了。通过各具特色的地方方言，多彩多姿的地域文化才能够最充分的表现出来。被作为“百花齐放”范例的各种地方戏曲，无一不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的。各地流行的许多民歌民谣，不用地方方言来承载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试问：客家山歌能不用客家话唱吗？刘三姐的“对歌”如果用的是标准的普通话，那会是什么味道！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生活在 21 世纪的炎黄子孙，思想在不断更新，视野在不断拓宽。面对着须臾不能离开的语言，人们对这一作为交际工具同时又作为文化载体的“工具”的认识自然也在不断加深。像我们这些对语言文字情有独钟的语言专业人士，从本能的职业敏感性出发，更是经常在琢磨着、思考着自己所从事的语言文字工作，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到底能不能够发挥作用？无论是从语言和方言的社会应用上看，还是从语言和方言的学术层面上看，我们丰富多彩的各种语言和方言，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好好研究的。我们不但要认识到历史上语言和方言在承载文化中所产生的作用，还得进一步认识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我国拥有的许许多多民族语言以及许许多多的汉语方言，在开启我国现代文明，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维护各族各地人民的自尊和互信，建构和谐社会的事业中，也必然要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现代各族语言和各地方言的广泛运用，为弘扬华夏优秀文化的大业多做贡献，正是一代又一代语文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语言和方言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期,语言(方言)的发展变化必然会趋于急速。其结果有的语言或方言由于各种内外的因素,在长期发展中始终能够保持它本身固有的特色和地位,有的甚至还由于它在社会上的使用频率日渐提升,流通的领域日益广阔而发展成为所谓的“强势”语言或方言。近二十多年来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经济发展先走一步的汉语南方方言——粤语,正是凭着它那经济上的强劲实力,能够在国家大力推广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形势下,依然保持它那汉语“强势方言”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本来通行范围就不广,使用人口就不多的地方方言,在和其他语言(方言)的接触交融中,深受共同语或周边强势方言的侵蚀和冲击,经过一段时间,就有可能日渐萎缩,有的会丧失原有的一些特点,有的甚至可能由“弱势”方言而进一步走向消亡。在汉语方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类由弱化而日渐走向消失的情况引起了一些从事语言工作的专业人士乃至社会上有关人士的密切关注,从宝贵语言资源不容丧失的前提出发,纷纷提出抢救濒危语言(方言)的呼吁。早在1979年,一批云集厦门参加汉语方言科学讨论会的语言学者就提出过抢救方言的响亮口号,而当时身为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吕叔湘教授也给与会学者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对有些方言特点可能消失深感忧虑。他说:“方言正在不断地变化,慢慢丧失自己的特点,破坏自己的系统性。现在赶紧进行调查,还不太晚,如果现在不着手,再过二三十年,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材料将要无可挽回地丢失。”(见1979年6月24日《厦门日报》)吕老那时所说的“二三十年”,不就是当前这个时候吗!近期不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抢救濒危语言及方言,国家社科基金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研究课题,看来目前这一拯救濒危语言和方言的工作将会持续加温,濒危语言及方言的调查研究已成为我国语言学界当务之急。抢救濒危语言及方言是为了保护我国丰富的语言(方言)资源,实际上,还有一些虽然谈不上马上会濒危的语言(方言),长期以来由于语言调查专业队伍的力量不足,迄今还处于鲜为人知或人们知之甚少的状态,这当然也就大大影响了发挥这些语言(方言)的作用了。因此,加强对某些地区语言(方言)资源的开发,彻底揭开这些语言(方言)的面纱,弄清它们的特色,同样也应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据我所知,在汉语方言中,南方一些不同方言交界的地区,散布着形形色色所谓的“土话”,例如湖南、广西以至于粤北地区,都存在这类一时还归不到哪个大方言区去的“土话”,它们就都成为当前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热点。此外,就几个大方言区来说,各区的主要方言点,可以说大部分都已有过或详或略的调查记录,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漏网之鱼”。拿南方闽、粤两大方言来说,一向被认为调查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其实只要全面检视一下,就会发现也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进行调查的空白点,有待组织力量,把那里的语言资源开发出来。

二

台湾和海南这两个祖国的宝岛,就其语言来说,岛上除了都有很早以前就在岛上生养栖息的少数民族同胞,说着各自民族的语言外,还有从大陆上岛来的汉族移民。后来由于人口较多而逐渐发展成为岛上居民的主体。他们说的大陆原籍带来的汉语

方言,无独有偶的是:台湾和海南两岛上汉人所说的话都属于大陆上的闽南方言系统。在台湾也还有相当数量来自大陆客家话地区的居民说着客家方言。同样的语言来源,同样拥有闽方言系统的汉语方言,可是,对作为岛上人民最主要交际工具的台湾闽语和海南闽语,在调查研究、开发利用方面,海南却远远比不上台湾。几十年来,台湾学者对台湾岛上的闽语,可以说早已作过全面的调查,从南到北,每一个通行闽语的方言点都有过调查的记录了。而同样属于闽语系统的海南闽语,长期以来参与调查,进行研究的语言学者可谓寥若晨星。如果我们列出一份整个闽语研究成果的清单,专著和论文都以百计千计,然而,其中属于海南闽语研究成果的部分,却为数很少。我这一辈子对方言研究可谓情有独钟,我的方言调查业务正是半个世纪以前从海南方言的调查起步的。没料到当年我所整理发表的几篇关于海南方言极为粗糙的文章,几十年来竟一直被作为海南方言难得的资料在引用。现在回顾一下,这几十年来,海南闽语的调查研究,说到底也就是有限的几部著作和数得出来的二三十篇论文。代表作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桥本万太郎的《海南语文昌方言》和中国台湾张贤豹(光宇)的《海口方言》(硕士论文);80年代海南裔新加坡云惟利的《海南方言》,中国台湾何大安、杨秀芳关于澄迈方言、万宁方言的论文,以及从80年代以来海南学者梁猷刚、陈鸿迈、冯成豹、陈波、梁明江、刘剑三和黄谷甘、张惠英等陆续发表的一些文章和编纂的几本辞书。1989年海南省中国语言学会成立,我受聘为学会的顾问,曾在会上大声疾呼加强开发海南语言资源,做好海南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可惜限于专业队伍单薄,始终是心有余力不足,会后未能大踏步前进。1995年安排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在海南举行,张光宇、云惟利等海南话研究专家应邀到会,海南籍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也首次回来参加盛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此次研讨会共发表了九篇有关海南闽语的文章,会前梁明江还给大会呈献了一本关于海南的不可多得的新著《海南方言说要》。这次会议无疑是对海南方言研究的一次大推动。人们期待着从此海南闽语的研究就会驶进快车道,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可是,会后的情况并不理想。直到20世纪终了,海南闽语的研究并未出现多少突破。此刻我作这些回顾,是想借此引发我为一部堪称海南闽语研究一大突破的新著问世而欣喜的心情,这部新著就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刘新中以他的博士论文稿本为基础撰写出来的专著《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这部新著不仅使我们看到海南闽语的研究在长久沉寂以后终于出现了新的局面,而且也使我们看到海南闽语研究的前景增强了信心,深感海南语言资源的开发大有可为。

三

海南闽方言的调查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研究队伍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活力,沉闷的局面有了明显的改观,辛世彪、钱莫香、刘新中等几位先后获得方言学方向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堪称其中的代表。当第八届闽方言国际研讨会(2003)再度在海南举行时,这几位后起之秀都发表了关于海南闽语的引人注目的论文。钱莫香的博士论文《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2002年正式出版,可说是专论海

南闽语语法的第一部专著。现在我们要看到的这本刘新中撰写的 40 多万字《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是一部在海南方言研究史中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而又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著作。作者打从 15 年前登上海南岛以来，一直醉心于海南语言的调查研究，千方百计地收集前辈学者有关海南语言的著述，汇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一股劲儿地细心阅读，一旦到了有机会攻读汉语方言学的博士学位，更下定决心倾尽全力争取能为大力开发海南语言资源，彻底揭开海南语言（方言）神秘面纱多做贡献。新中博士 2001 年毅然放开在岛上已有的稳定职业，离开妻子女儿重回大陆，进入暨大在我的门下攻读汉语方言方向的博士学位。入学不久，他就把自己长期以来关注海南语言及方言问题的情况和思路告诉我，让我知道他的想法和他“攻博”的基础，好针对他的实际对他的“攻博”进行“因材施教”。他的详尽陈述一下子使我对这位研究海南语言和方言的“发烧友”有了深刻的印象，感到像新中这样富有事业心和进取心的朝气蓬勃的青年，有了比较厚实的专业功底，就一定会在海南语言（方言）的研究领域中异军突起，创造出堪称辉煌的学术业绩来。果然不出所料，新中在他考入暨大的同时，作为他“攻博”基本功的体现，就在《方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概括介绍海南语言和方言的文章——《海南的语言和方言》（《方言》2001 年第 1 期），引起方言学界的注意。它在这篇文章中把海南常住居民使用的语言和方言归纳为以下 14 种：黎语、哥隆话（村话）、那月话、临高话、回辉话、苗语、汉语普通话、海南话（海南闽语）、儋州话、军话、迈话、付马话、疍家话和客家话。说实在，像这样给海南语言和方言勾画出总体的类别和分布来，半个世纪前我们开始接触到海南的语言和方言时固然无法做到，就是到了今天，如果没有足够的田野工作和文献资料做依托，也是无法下笔的。前面我们提到的几本研究海南语言权威之作，张光宇记的是海口方言，云惟利记的是文昌方言，陈鸿迈的《海口方言词典》收录的方言词很多，但所收语词也只限海口一地，我们无法从这些著作中了解到海南语言到底有多少种，它们分布和通行的情况又如何。新中这篇文章一出，给有意染指海南方言研究的人送来了一块敲门砖，自然是很有意义的。2004 年毕业前夕，新中又在香港《中国语文研究》上发表了《海南岛的历史沿革和语言分布》一文，进一步把海南岛人文历史状况和语言（方言）的分布结合起来作概括的论述。刘新中撰写博士论文前抛出这两篇文章来，大概是作为他撰写博士论文的前奏，而内容达 40 多万字的博士论文《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则是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全力以赴的巨大工程。在学三年期间，他一入学便开始思考其论文的框架和主要论点，反复和我一起进行斟酌修改，最后在开题报告被通过以后，又根据开题报告会中老师们所提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着手对已有资料进行汇集爬梳，并到一些他自己认为还不够了解的地方开展进一步的调查补充，一步一步地开展论文的设计、撰写工作。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终于把这么一部内容丰富、阐述详尽、论点鲜明、体例完备的富有创新性的博士论文送到论文答辩委员会各位委员的手上。经过七位专家的严格评议，终于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通过，随后经由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被确认为全校众多博士论文中的佼佼者，由校学位办送到省里参加全省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结果又被评上。跟着，省里已把刘新中此文连同其余几篇优秀博士论文作为广东省优秀博士论文的代表上报国家学位办，参加全国

“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

三

我们说这本《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在海南闽语研究中有所突破，是毫不夸张的。我们不妨打开此书的目录，了解一下作者是怎样安排此书的内容的。此书共八章：第一章是引言，介绍了此前海南闽语研究的情况和所涉及的问题，论述了海南闽语的地位和研究价值，并交代了作者写作本文的经过、依据的材料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等；第二章是海南岛的历史沿革和语言分布，并阐明了作者对海南闽语分区的看法；第三章是海南闽语语音的共时描写，分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各部分的内容跟一般的理解略有不同，声母方面特别结合海南闽语的特色论述了几个辅音的语音学特征、几个特色声母的地理分布，声调方面除了介绍调值和调类以外，还特别谈了调值的实验问题；第四章是历史音韵，分三节将海南闽语声母、韵母和声调跟中古音的声韵调一一进行对比；第五章专论海南闽语的训读和文白异读，作者并非只是客观的介绍这两种在海南闽语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语音现象，而是带着自己的观点来论述的，如对训读产生的原因和对文白异读的确定，作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第六章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看海南闽语语音的特点，在这一章中，作者分别就每一个海南闽语的特点，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具体特点及带有整体性的训读和文白异读特点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结合其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第七章海南闽语中一些语音现象与周边民族语言中相关现象的比较，主要论述了海南闽语中几个突出的声母韵母现象和周边民族语言的关系；第八章是全书的结语。在上述七章的基础上，对海南闽语的语音及其相关的问题作了概括性的总结，在总结中还就海南闽语的归属问题、分区问题和名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还提出了今后海南闽语需要进一步着力加以研究的问题。书中除文字内容外，作者还在插图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全书绘有精美准确的地图 38 幅和表现语音特点、通过实验语音学得出的 16 幅语图。从以上这些列在目录上的清单，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意识到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方言语音研究著作，也多少可以感受到作者正在通过这次博士论文的写作力图把海南闽语语音的研究引向更全面更深入。记得当初新中在设计海南闽语研究所要涵盖的内容时，曾经想要把海南闽语的方方面面都囊括进来，然后把论文题目就叫作《海南闽语研究》。鉴于海南闽语以往的调查研究实在太有限，前人留下可以使用的文献毕竟不多，而且大都只有方音方面的记录，其余语言要项：词汇也好，语法也好，海南闽语通行的地方，已调查过的和已发表过的专书专论，除了工具书外，只有前面提到的近期钱莫香所著关于屯昌话语法的著作，此外再也看不到有份量的专著了。新中自己在海南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由于主客观的条件，，毕竟个人精力有限，也只能从语音调查做起，再一步一步往前走，哪能一下子把语音词汇语法的调查研究全抓起来呢！经过反复琢磨，新中接受了我的建议，最后还是决定把论文的范围锁定在语音上，题目也就定为《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了。其实就是语音，方言中可以挖掘的东西就很多，更何况语音情况如此复杂的海南闽语！在确定了以语音为内容以后，新中就下定决心要把海南闽语的语音面貌，特别是那些

显示特色、与众不同的语音现象，以穷尽式追踪挖掘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进行探索。一方面是寻根问底，把共时的描述和历时的探源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左顾右盼，把海南闽语语音的特色跟周边的语言，跟岛外的闽语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联系起来考虑。正是在这种多触角、多视野的思想指引下，新中才终于把海南闽语语音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并不断拓宽视野，最终写成这么一篇名副其实的对海南闽语语音现象多有发现、能够比较全面细致的揭示海南闽语语音面貌的博士论文，一部名副其实的在海南闽语研究史上有所传承、有所创新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专著来。这部《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除了在全面和深入方面超越了此前有关海南闽语研究的同类著述以外，还有一点尤其难得的，就是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创新精神。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能够有成效地系统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海南闽语的声母和声调的有关问题进行科学的验证；又能够用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概括出海南闽语的语音结构系统，探讨了在这个系统中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种种关系；再加上把历史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探讨海南闽语语音的历史发展，用方言地理学和语言地理类型学来反映海南闽语的语音特征及其地理分布，众多科学理论方法在本书中的有效运用，在在显示出作者具有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和善于思考、善于开拓的精神，我想，这正是当前语言研究中特别可贵，值得大力提倡的精神。

读着刘新中这本研究海南语言（方言）的成功之作，作为较早涉足海南语言宝库的语言工作者，不禁浮想联翩，赞赏之余引发了许许多多的感触。信笔写来，不知所云，但始终留下一个期待：海南语言资源的开发大有可为，希望有更多的后来者为此登上宝岛，大显身手！

詹伯慧

丙戌年初春于暨南园

序言二

刘新中博士《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的书稿，在我们的案头上放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碰到跟海南方言，特别是跟海南闽语有关的问题的时候，总是首先看看这部书稿对有关问题是怎么说的，有一些什么见解。因为这部书稿内容非常丰富，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也十分深入，是研究海南方言，特别是研究海南闽语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海南是一个美丽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蓝天白云，细沙碧浪，椰影婆娑，一派热带风光，令人陶醉。海南也是一个静谧的，充满着神话般传奇的地方。五指山上缭绕的云雾，万泉河两岸深邃的密林，天涯海角远望的辽阔大海，让人神秘莫测，浮想联翩。但是，对于语言学工作者来说，海南更是一块难得的宝地。根据刘新中博士的调查，海南岛上有黎语、苗语、村话、临高话、那月话、回辉话、儋州话、军话、闽语、粤语、客家话、迈话、付马话、蛋家话等十几种语言和方言。在一个地域面积不大，只有 800 多万人口的地方，其语言之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程度，大概在其他地方是不太容易看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么丰富的语言资源，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调查和开发，以至于有好几种语言和方言由于缺乏足够的调查材料，连它们的系属现在还没有研究明白。我们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才相继来到海南的，当第一次面对既是多少有点儿熟悉，又是十分陌生的海南语言和方言时，我们长久惊叹，犹如进入了一个生动的语言方言博物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希望能为此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实地调查过几个地点的海南闽语方言，绘制过海南的汉语方言地图，推动海南的当地学者出版或发表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不过，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事情，在异彩纷呈的语言和方言的海洋里，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还曾设想过，把海南建设成一个语言和方言的教学和研究基地，内地研究机构或大学的语言学的有关课程，以及研究生的语言调查实习，都可以在这个内容丰富、又相对封闭的基地里进行。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知道，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个想法也是难以实现的。“壮志”未酬，我们都已老矣，不免常常叹息！

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当我们知道刘新中博士有志于海南方言研究的时候，真的感到非常高兴。刘新中博士并不是海南人，大学毕业后在西北地区工作了一段时间，1991 年才到海南琼州大学任教。我们是在 1998 年参加由他主持承担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海南多方言地区高师普通话教学改革与研究》评审会上相识的。他精力旺盛，学习热情，思维敏捷，头脑清楚，有很强的实际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非常善于因地制宜,捕捉机会,一到海南就注意上那里的语言和方言了,这个世行贷款项目就是跟海南方言直接有关的。在这之后,他又主持了海南省教育厅项目《琼南地区汉语方言研究》,一口气调查了琼南地区的很多地点方言。在这期间,他曾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考试,成绩优异,本来是可以入学就读的,只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他最后幸运地成为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教授的弟子,继续了海南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不过,我们之间在学问上的讨论和往来一直没有间断过,他无论是读书或写作的时候,特别是写作《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的时候,每有心得和高见,必要电话或信件相告,让我们分享他的快乐和喜悦。我们看到他的努力和挚着,心里也一直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和信心。

现在看到《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的书稿,果然让我们高兴。全书洋洋洒洒,包容了海南闽语语音方面的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书中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较为系统地描述了海南岛的历史沿革与语言方言分布状况,这可以让读者清楚地了解海南闽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语言背景;在这个基础上,用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海南闽语的语音进行了共时的描写与分析,概括了海南闽语的语音结构系统,初步探讨了这个系统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南闽语语音的历史演变;最后总结了海南闽语的主要语音特征,如先喉塞音ʔb、ʔd的有无, h-、x-的分立,长入调和高去调的出现,等等,并讨论了海南闽语与周边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相互影响。可以说,海南闽语语音的方方面面,刘新中博士都注意到了,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研究海南闽语的语音,还有很多其他论著可供参考,不过,我们相信这部书稿所做的很多讨论,是新鲜的,是有突出特点的,是值得对这个方面有感兴趣的读者认真一读的。

古人说,“文章千古事”,白纸黑字印出来的东西要慎之又慎,错误不得,所以要“浪沙淘尽始得金”,不是绝对可靠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很多先辈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种态度。但是,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初步的见解,不妨先贡献出来,供其他学者一起分析讨论,以求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这也是一种认真的态度。上面说过,刘新中博士不是海南人,一个外来的学者,敢于研究海南闽语这样复杂的方言,而且还是综合研究性质的,这需要勇气和毅力,这一点让我们感到佩服。这就是说,这部书稿自然会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讨论斟酌的地方。例如,书稿在讨论训读和文白异读之前,就讨论海南闽语的历史音韵比较,这个可能欠妥,并且容易把问题复杂化,甚至出现误会;如果把训读和本读的层次分开,把文读和白读的层次分开,然后再按照层次关系,分层次进行历史比较,就会简单明了,可以避免一些失误。又如,书稿中讨论历史演变部分关于某些古音的演变历程的分析,讨论海南闽语中一些语音现象与周边民族语言相关现象的比较,其中的某些看法也许只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有些看法也是可以讨论的。我们说这个意思,是想跟新中继续学业上的切磋,海南闽语的语音是一个大问题,书印出来了,可研究并不到此为止。如果换一种角度,分析书稿中涉及同样的问题,也许可以写出另一部书稿,对某些问题也许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且,就海南闽语这个大题目来说,词汇方面,语法方面需要调查研究,需要讨论验证的地方多着呢。所以,海南的语言和方言是一个大宝库,语言学工作者在这里

有着极其广阔的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希望新中继续努力，不断探索，在不久的将来有更新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广大的读者。

《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除了对海南闽语的语音进行分析研究之外，还广泛地涉及了有关的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新中有很多精彩的高见，可见他非常勤奋，读书很多，涉猎广博，这是十分难得，十分可贵的。我们也希望藉着这个机会，对方言地理学和语言接触这两个问题扩展开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是关于语言地理学或方言地理学。语言地理学或方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研究一定地域内的语言或方言的时候，在研究“集群性”语言或方言的时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可以用地理信息和图面的形式，表现语言或方言的地理分布和特征分布，甚至可以显示这些分布的形成和演变格局。对于语言或方言地理学的广泛应用，很多学者非常推崇 20 世纪初叶温克 (Georg Wenher) 绘制的《德国语言地图》，以及日叶龙 (J. Gilliéron)、埃德蒙 (Edimond) 绘制的《法国语言地图》，后来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加以仿效，相继绘制了本国的语言地图。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语言地图的话，由于调查项目设计粗糙，同言线或等语线过密，让人无从辨析，使得这些语言地图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几乎在当时就丧失了实际应用的效果。说到中国的语言或方言地理学，很多研究者往往首先提及著名的法国神父贺登松 (W.A. Grootaers)，他 1941 年 7 月至 1943 年 3 月，1948 年 7 月至 8 月，先后在中国当时的山西省北部地区和察哈尔省宣化地区进行方言民俗调查，并于 1948 年以后相继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后来结集成书出版，书名就叫《中国方言地理学》(*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借着这个光，有人还会提到王辅世先生，因为当时他作为助手，也做了这个方面的工作。不过，据说王先生在世的时候，是很少提到这段经历的。客观地说，贺登松在大同、宣化一带进行了中国方言地理学的实验，我们今天仍值得借鉴，但其思路和实践都没有摆脱 20 世纪初年欧洲语言地理学的框架，其成果的实际价值也是有限的。这一点只要看看其中的大同、宣化的一些方言地图就明白了。其实，讨论中国的语言或方言地理学，特别是讨论汉语的分布和分区，还是应该从中国的历代学术研究说起，例如应该从西汉杨雄的《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说起，起码《方言》无意中包含着我们所说的语言或方言地理学的萌芽。章学诚先生曾写过一本很好的著作《汉语方言学史研究》(台湾艺文印书馆，2001 年)，关于这个问题这本书里说的很多，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一读。就是说到 20 世纪早年的中国方言地理学，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东西也很多，例如罗常培 1931 年发表的《“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附有“六朝诗文用韵中所考见的鱼虞两韵方言分合趋势图”，赵元任等 1948 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附有“湖北方言分区图”，以及大量的“湖北方言特征图”等等。最近项梦冰、曹晖先生出版了《汉语方言地理学》一书，对这方面的问题也说的很多，也是很值得读者一读的。至于后来 1987 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更是体现了中国语言地理学方面的最高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一书里的方言地理学问题。本书专门有一章“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看海南闽语语音的特点”，其中有 22 幅语音特征图。

我们不去讨论所选择的这些语音特征是否完全合适（大部分肯定都是合适的），光是看地图的图面，就是清晰明了，读者能够看懂的。因为海南面积不大，方言地点也有限，所选择的方言语音特征表现特出，个性相对集中，用一张图表现单个的语音特征就复杂不到那里去。如果要从这些语音特征去归纳海南闽语的分区，就得有一幅或少数若干幅包含着等语线或同言线的综合图。但是，本书没有绘制这样的综合图，这正是新中的聪敏和智慧的表现。因为在一幅或几幅图面上表现 22 种语音特征，即使在海南这样的地方也会显得异常复杂，很多同言线是重复的，重叠的。记得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教授曾经说过，表现一个地域方言的分布和分区，同言线要求简洁，并非越多越好，重叠的同言线只要选择其中的一条就足够了。这就是说，用方言地图表现方言地理学的一些内容的时候，要慎用同言线。看过书里的方言地图之后，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全国性的汉语方言地图。全国性汉语方言分区图，现在有《中国语言地图集》可以借鉴，学者们可以据此评头品足，发表高见，加以提高和完善。但现在还没有全国性的汉语方言特征图，如果绘制这样的方言特征图，应该怎么画？我们曾设想过，如果要表现汉语方言的语音分区特征，大概有少数几幅地图就可以了，如古全浊声母的演变，古辅音韵尾的演变，古入声的演变等。这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因为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规律性较强，区域表现也比较集中。如果要表现汉语方言的整体特征，大概得有几十幅方言地图才有可能。可是一进入词汇和语法的特征表现，任何一幅地图的制作都会显得十分困难，因为汉语方言的词汇语法特征缺少规律性，区域表现是呈分散状态的，在图面上难于表现。这个时候要求方言特征的选择要重点突出，选择的方言地点在数量上要有一定的限制，在地理分布上要符合均匀性原则。无论如何这个对汉语方言学家都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挑战。

其次是关于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是近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调查研究方言的学者对这个话题也许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一书有专门的章节，讨论海南闽语中的一些语音现象与周边民族语言中相关现象的比较，实际说的就是语言接触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以下几个方面：

1. 海南几个语言与方言中的先喉塞音的[ʔb]与[ʔd]；
2. [h-]与[x-]声母的对立与分布；
3. 海南各语言中的[-om、-ɔm、-op、ɔp]等韵母的分布；

本书认为，以上几条反映了海南闽语的重要语音特征，也是海南闽语区别于其他闽语的特征。这一点还反映了海南这个局部的区域性语言特征，因为海南岛内或岛外的很多壮侗语言都有这些语言特征。书中举证详尽，由此入门讨论海南地区语言与方言的接触，比我见过的很多同类论著都更有说服力。就海南或周边区域来说，很多结论也都是可以言之成理的。我们想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方言现象不仅有区域性的特征，还有跳跃性的特征。如果把以上这些特征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来观察，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例如先喉塞音的现象不仅见于海南闽语，还见于一些非闽语方言。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报道，“旧松江府地域的上海、松江、南汇和浙南的永康、青田、庆元、仙居等地，帮端母读缩气音[6][d]（或注[ʔb][ʔd]），其发音特点是：①发音时有喉塞音……如周浦的扁担读为[ʔbi³³ ʔde³⁵]”

(第6页)。 $[h-]$ 与 $[x-]$ 声母的对立广泛见于赣语的很多方言,也见于福建境内跟赣语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些方言,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报道,福建泰宁话古透定母字今多读 $[h-]$ 声母,如“拖” $[\text{ɬai}]$ 、“吞” $[\text{ɬun}]$ 、“袋” $[\text{hai}^2]$ 、“糖” $[\text{hon}^2]$ (231页),但古晓匣母合口字今读 $[x-]$ 声母,如“花” $[\text{xua}]$ 、“灰” $[\text{xuai}]$ 、“横” $[\text{xuan}^2]$ 、“红” $[\text{xun}^2]$ (230页),假如韵母和声调都一样,那么可能出现声母 $[h-]$ 与 $[x-]$ 成为唯一差别的对比字。 $[-om]$ 、 $[-ɔm]$ 、 $[-op]$ 、 $[-ɔp]$ 等韵母的关系,根据本书综合的材料,海南岛诸语言方言中,能够形成 $[-om]$ 与 $[-ɔm]$ 对立、 $[-op]$ 与 $[-ɔp]$ 对立的其实很少,最显著的是临高话。其他大部分的语言和方言实际上都没有形成对立,例如海口、琼山一带的闽语都只有 $[-ɔm]$ 与 $[-ɔp]$ 相配,而无 $[-om]$ 与 $[-op]$ 相配。不形成对立的语音因素,经常是不便于讨论互相之间是否存在影响的。要是说到元音 $[o]$ 与 $[ɔ]$ 的对立,远的不说,这个现象就是闽语内部也是容易看到的,例如厦门话古果摄歌韵字今读 $[o]$,古遇摄模韵字今读 $[ɔ]$ ，“歌 ko ”与“姑 kɔ ”是韵母对立的一对字。

这就是说,就海南及其周边区域来说,可以解释先喉塞音的 $[\text{ʔb}]$ 与 $[\text{ʔd}]$,以及 $[h-]$ 与 $[x-]$ 声母的对立等海南闽语的特殊语音现象,是语言接触所致的。但是,吴语里的先喉塞音分别存在于上海周围和浙南地区,赣语以及泰宁方言里的 $[h-]$ 与 $[x-]$ 声母对立,却很难用语言接触的理论来解释。如果这也是语言接触导致的结果,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吴语的其他地区为什么现在没有先喉塞音了?紧挨着泰宁的建宁、邵武、光泽等福建西北部地区为什么没有 $[h-]$ 与 $[x-]$ 声母的对立?可见,语言接触理论不是万能的。

下面再举一些例子说一说。

大多数方言古帮母字今读 $[p-]$ 声母,古端母字今读 $[t-]$ 声母。可是曹志耘在《金华汤溪方言帮母端母的读音》(《方言》1999年42—43页)一文里报道,金华汤溪古鼻音尾韵帮母字文读是 $[p-]$ 声母,但白读却是 $[m-]$ 声母,例如:扮 mo^2 、本 mai 、帮 mao 、崩 mao 、兵 mei 等;古鼻音尾韵端母字文读是 $[t-]$ 声母,但白读却是 $[n-]$ 声母,例如:胆 no 、丹 no 、顿 nai^2 、党 no 、灯 nai 、东 nao 等,这里的其他语音条件是古鼻音尾韵今白读元音韵。跟金华汤溪相似的是浙江的武义话。傅国通在《武义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4年109—127页)一文里报道,古帮母鼻尾韵字,武义话今都读 $[\text{ʔm}]$ 声母,例如:扮 ʔmuo^{53} 、变 ʔmie^{53} 、饼 ʔmin^{55} 、兵 ʔmin^{34} 等;古端母开尾韵和塞音尾韵字,武义话今都读 $[\text{ʔl-}]$ 声母,例如:多 ʔluo^{34} 、都 ʔlu^{34} 、带 ʔlia^{35} 、岛 ʔlɿ^{55} 等。毋庸置疑,金华汤溪和武义古帮母和端母字声母的今读在汉语方言里是很特别的。

大多数方言古帮组字今读 $[p- p' - m-]$ 声母,可是潘家懿在《山西闻喜方言古帮组声母字的读音》(《方言》1985年305—308页)一文里报道,山西闻喜逢蟹止效流咸深山臻曾梗十摄开口三四等今读细音的古帮组字在口语里可以变读为 $[t- t' - l-]$,其他帮组字,今读细音也不变读,仍读 $[p- p' - m-]$ 。这里摘录 $[i \text{ ie } iau \text{ iæ}]$ 四韵部分字表例字,①②③④分别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308页):

- | | | | | |
|--------|------------|-------------|-----------|----------|
| $[ti]$ | ①碑石~臂~膀 | ②闭~住嘴算~子 | ③避~~雨蔽~住了 | ④屁放~劈~开 |
| | 比~~高低 | ④备准~笔毛~逼~死人 | $[li]$ | ②迷~糊眉~毛 |
| | | | ③米小~儿 | ④蜜~蜂 |
| $[ti]$ | ①批一大~披~在身上 | ②皮猪~被~子脾~气 | $[tie]$ | ④憋~煞,闷得慌 |

[tʰie] ②病_喜~ ④撇_{开腿}~[tiau] ①膘_肥~ ③表_格~ ④裱_{一下}~[tʰiau] ①飘_{在头上}~ ②漂_{白粉}~ ③瓢_水~ ④票_戏~[liau] ②苗_{棉花}~ ③庙_小~ ④谬_论~ ⑤妙_{太, 妙极了}~[tiæ] ①编_{席子边}~ ②变_化~[lie] ②明_{~明, 明天} ③名_小~ ④灭_火~ ⑤蔑_竹~③贬_{得远远的}~ ④扁_担~ ⑤变_了~ ⑥遍_~~ ⑦两~[tʰiæ] ①偏_~~ ②篇_{写下三}~ ③便_宜~ ④辩_子~⑤片_铁~ ⑥蝙_夜~[liæ] ②棉_花~ ③面_脸~ ④免_了~ ⑤勉_~~

潘同时说明, 闻喜方言帮组字这种变读现象早有记载。1918 年编纂的《闻喜县志》就记录了一些变读字, 如兵读丁, 标读刁, 扁读典, 平读停, 皮读提, 贫读停临切, 撇读铁上声, 眉读厘, 苗读辽, 民读临等等; 1929 年闻喜人崔盈科所写《山西闻喜之方言》, 也举过类似的例子, 如“明读凉, 命读令, 庙读料, 饼读顶”等等。显然, 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方言语音现象。

大多数方言今读都有边音[l-]声母, 通常来自古来母字。不分[n- l-]的方言, 一般记[l-]不记[n-], 那就包括了古泥来母的字。但是, 陈蒲清在《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方言》1981 年 页)一文报道, 益阳方言[l-]声母的来历, 大异于我们通常所见的方言。后来崔振华在《益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一书里, 再次证实了陈的报道全是事实。下面我们不嫌麻烦, 引用书里益阳方言[l-]声母与北京话声母比较的字表(76 页):

l 离拉罗类老路兰龙	s 随松	z 若绕热辱柔然人忍
n 那乃挪内脑怒南农	tʂ 寨赵赵栈丈阵状撞	tʂ 聚就就尽净静匠
p' 爬	tʂ' 茶朝仇缠常陈床唇	tʂ' 齐囚前泉秦情晴墙
ts 昨罪坐座在皂暂	ʂ 蛇受寿神绳剩鳊上	ʂ 徐袖斜旋旬巡像详
ts' 才曹蚕藏存曾从丛		

可见, 益阳的[l-]声母对应于北京的 13 个声类, 除了[l-]、[n-]跟通常所见方言相同, [p'-]的“爬”可能另有来历外, 其他的对应都是汉语方言里不常见的。这些字分别来自古精、知、庄、章各组。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 这些古声母字在今益阳方言里都读[l-]声母。

类似以上所举的读音特别的例子, 都只是从声母部分信手挑几个说说而已, 还没有举韵母和声调的例子呢! 在汉语方言里这一类的例证其实比比皆是。有意思的是, 报道以上事实的学者, 都只是非常充分地描写了这些事实, 却又都没有给予解释, 哪怕是假设性的解释都没有。我们相信不是别的原因, 不是这些学者不知道底层论、语言接触等理论阐述, 而是因为他们非常谨慎、严谨。我们倒是非常欣赏这种研究精神和治学态度的。所谓“解释充分”是一种不倦的学术追求, 很多时候是可能做到的。但汉语方言是复杂的, 我们不了解的事实还很多很多, 现在还远不到能够充分解释所有方言事实的时候。在这方面, 我们提倡尽力而为, 解释对了很好, 解释错了不要苛求, 没有解释不要责备。

第三是关于方言和音韵的关系。《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一书, 在研究海南闽语语音的时候, 有好几章涉及到音韵问题, 例如第四章讲历史音韵, 是以音韵为纲, 讨论方言的语音的; 第五章讲海南闽语中的文白异读, 总是离不开音韵的解释; 第六章